

张锜玮：戏述 “常态”

采访/撰稿 刁滢梦

闭上眼睛，就能闻到风里带来一阵一阵油墨调和的味道。

深深吸一口气。深深吸一口气，鼻腔里都是满满的气味，画作上的事物与场景缓缓释出味道来，面包微焦，管道里的那一丁点锈蚀，水龙头滴出水时的潮湿，这些气味柔软地穿过喉管，逐渐在肺叶里扩张，充满肺叶里每一个小小的空囊，每一个空囊都因此涨满了，像许多小小的气泡。气泡上上下下浮动，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湃，使人敏感地激动着。

睁开眼睛，看不见气味，却抓到那些隐匿在记忆深处的微小感动。

可能是切葱时一把好用的小刀，可能是沐浴时喷水的花洒，还可能是渴睡时一杯温暖的咖啡· · · · · ·

张锜玮把这些看似微小的庸常以绘画日记的形式再创作，于是便有了《常态》。那些繁密细微到每个人的生活里，使得观者对他的经历感同身受并重新体会。

生活漫漫，某些时刻，能使我们脱离庸常的，不是刻意，而是经历之后跳脱出来，再回头去看这些所谓庸常的本身。

上海的成长背景，中国本土文化的血脉基因，旅德十余年西方艺术的影响，以及近年来德、中两地候鸟般的迁徙，赋予这位敏于思考的艺术家独特的创作思维与艺术灵感。像很多有着跨国文化生活经历的中国艺术家一样，文化的差异与冲突，成为他思考与创作的一个不可回避的激发点，锜玮面对由此带来的困惑与疑问，机智地选择了即介入又游离的态度，以保持对于现实的客观省察，并不断寻找其间的关联之处，通过自己熟谙的跨文化形式语言与媒介的结合架起沟通与对话的桥梁。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自由与限制、洒脱与忧虑、形式与物象的合拍与思辨。

作为一位从事跨媒体创作的艺术家的实践不仅反映为丰富多元的面貌，更为难得的是其已具有了一套较为鲜明的个人视觉语义系统。

除了执笔作画，他还在尝试使用新的媒介创作，装置、影像等均有涉猎，他早已不满足于绘画的平面表达，“由一个点或一条主线生发出去，不同的媒介创作都会尝试，甚至把这些不同的媒介创作串联起来，统筹在一个主题之下，相互制约又不可或缺，我的作品里有当代元素，也有西方的思辨成分，两个不同元素的矛盾体在同一个画面里碰撞，建立起一个特别的场域，他们是相斥又相通的，创作最有意思的就是这种问号的存在，问号会解读出无数趣味”。

锜玮坦言，他的创作主线是清晰且理性的，但创作过程是感性的，“我不介意创作初和创作中以及最后成品所存在的变化，创作并非流水线，不是生产规格恒定的产品，我乐于接受喷涌而来的灵感，并尊重创作过程中的变化，譬如我今时开始的创作，明日心境就起了变化，这种变化其实就是自我对弈的过程，我喜爱并身处这样的变化之中，我的想法和表达是西方语境多一些，但也暗含东方的气息，这与我自身的根源性和生活环境的变化休戚相关”。他说，作画时，可能先勾勒几笔，或者在做装置时也可能先捏出雏形，并没有最终一定要得到什么的清晰蓝图，而是在创作过程中把不断涌入的灵感堆积起来，最后自然而然就会发生裂变。

我说，很喜欢《常态》系列，似乎戳中了心尖上的某个点，就像在夏日闷热的午后，吹着凉风吃了一份淡粥配青瓜酱。他语笑嫣然，“都是我生活的常态，周遭环境、对事物的理解、当下的心情，有初到德国时住的第一间屋子，常吃的面包、或者一小截管道、家里的水龙头”，就是这些生活中的物件和细节，在他的笔触下，作了有趣的变形，成为 100 幅绘画日记，有的还会加上小注释，帮助观者与画作建立对话。

在他的《常态》中，大气的包含了中西方的迁移及融合感，中国元素——水墨感，但又是取用西方材质——丙烯，纸本也是西方纸本，并非传统水墨画，画魂中一呼一吸的东方味道，却在西化的形式上得以淋漓表达，“有时候我会站在一个中间点去看两地，例如我站在理性的中场，看上海和柏林，看媒体关于两地隐含了倾向性的报道，会得到意想不到的信息量”。

绘画对于艺术家来说其实是私密的东西，与每个人的个体经验有着很大的关系。某种意义上来说，张锜玮的绘画是他对于生活、生命和时间的记录，是自我对弈的旅程。从他的绘画中能体会到若隐若现的信息内容，作品似乎在传递着什么，却又并非如此。艺术家尝试着用绘画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经历，又在这个过程为他的绘画语言重新编码。

“创作是我对环境和感悟的过滤过程，发现创作元素，然后构思、对比，不能雷同。于我而言，绘画的脉络不会断，但绘画始终缺乏立体和全面的表达，日后或许会更加多元化，我乐于做新鲜的尝试”。

编后：你知道，梵高在 Aries 的画，几乎都有麦田的气味，看着看着，好像把一束麦穗放在齿间咀嚼，麦粒上还带着夏天的日光曝晒过的气味。你要画画，那画中的气味就在心里澎湃回荡起来，不是你去寻找它，是它铺天盖地而来，包围着你，渗透着你、激动着你，无以自拔。